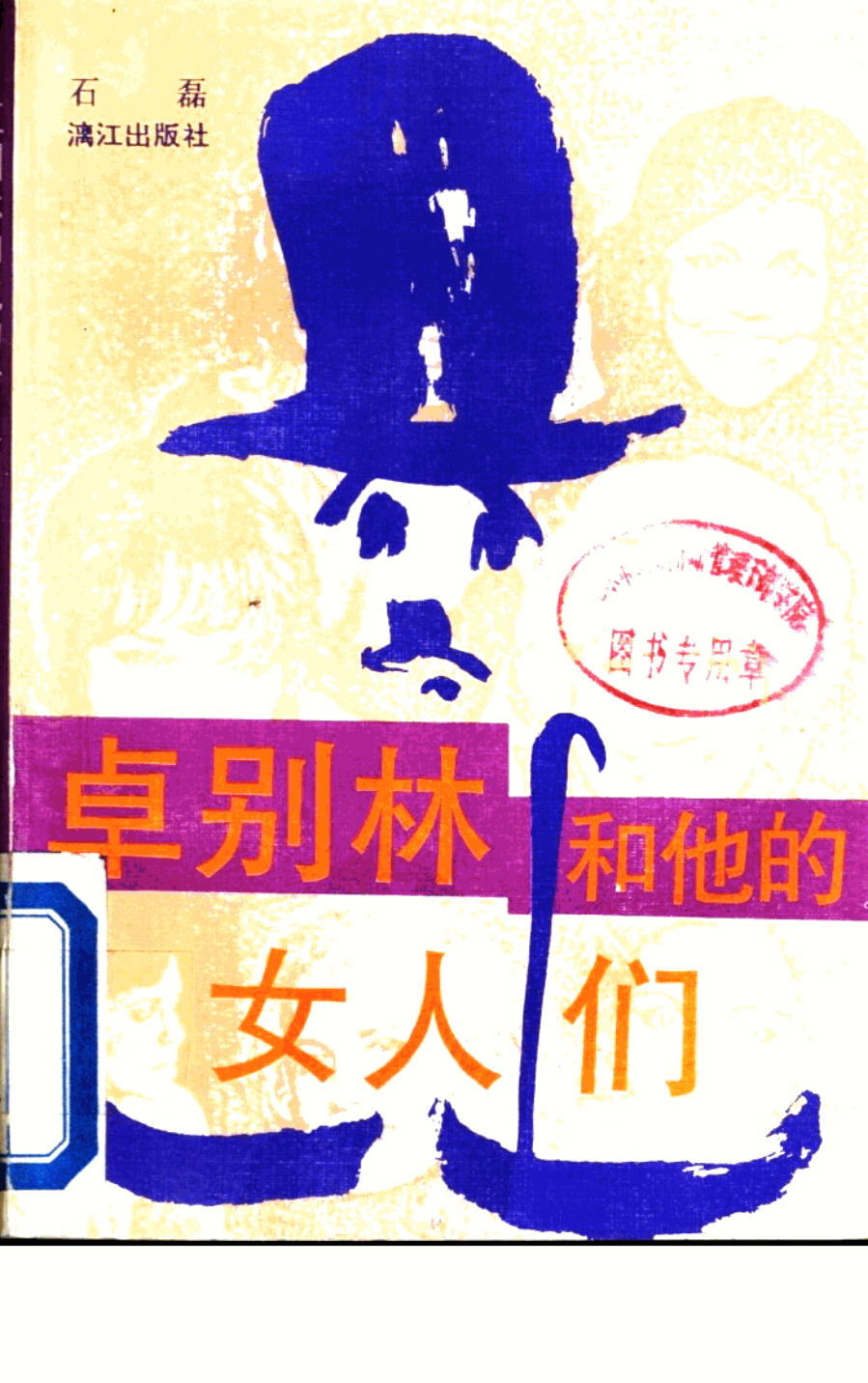


石 磊
漓江出版社



卓别林和他的女人们

卓别林



和他的

女人们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12695

石磊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卓别林和他的女人们

石 磊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375 插页2 字数178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 7-5407-0971-8/I·686

定价: 3.90元

引 子

青春期躁动——瘦女人翻牌算命—— 她预言“你要结三次婚”。

查尔斯·卓别林坐在起居室的一张扶手椅上，出神地望着墙角里的一个镀金画架，画架上有一幅嵌在金边框里的油画。画面上的那个裸体模特儿，侧着身站在台上回头嫣然一笑，那眼神勾魂摄魄，令人遐想；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画家正在掸她大腿上的一只苍蝇。这是他和哥哥雪尼都喜欢的一幅画，他们都觉得这幅画将这间起居室点缀得幽雅脱俗。可是今天，他却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觉得心烦。是讨厌模特儿那挑逗的神态，还是嫉妒画家的放肆？他自己也弄不明白。

他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心情烦躁地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这是他和雪尼不久前租下的一套房，共四间屋子，还花了五十多个英镑在一家旧杂货店里买家具来装饰。他们在前面屋子里铺上地毯，在其他几间屋子铺了漆布，还买了一套家具，包括两张床，两只大扶手椅，还有那个镀金画架和

那幅画。后来，他们又买了一架钢琴和一个四周有皮座的浮雕铜炭围。对长期住在肯宁顿路波纳尔弄三号那个不足十英尺见方的小顶楼的这对兄弟来说，这个布里克斯顿路格伦肖大厦十五号房，不亚于白金汉宫了。每当演出结束回到这个安乐窝，他们总是在那两张大扶手椅里坐坐，再去炭围边的皮座上坐坐，像王子那样悠哉游哉地享受新居的安乐。

卓别林已是卡诺剧团一位很红的喜剧演员，每星期有三磅的收入，这要比伦敦一般职员每月收入六、七磅高得多。哥哥雪尼也是马农剧团的名角。他们的手头已经相当宽裕，有了储蓄，也有了自己的房间。母亲虽然仍住在精神病院里，但病情已日见好转，待她痊愈后就接回家来母子团聚。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卓别林总感到有些什么地方不满足。春天来了，又去了，夏天又是那样的燥热，秋天给他带来的仍是一片空虚。他害怕接触那些女孩子，一旦晚上睡在床上又情不自禁地总想到她们。他变得忧郁了，感到工作单调，生活索然无味。他对自己不耐烦，也讨厌别人。他不知道，这是那件事情发生了：十八岁的卓别林被青春期的躁动困扰着。

卓别林从屋子里走出来，来到阳光明媚的大街上。这是一个星期日，又是伦敦难得的好天气。街上的人很多，但个个又是那样的从容不迫，悠然自得。卓别林独自低着头慢慢地走，他怕碰见熟人，他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当他走上威斯敏斯特桥俯在栏杆上，看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河水从桥底下流过去时，莫名其妙地难过得直想哭，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他走下威斯敏斯特桥，走向象堡，在一家小咖啡店里喝了一杯咖啡。他突然想和什么人讲讲话。雪尼这时正在外省演

出，如果现在和雪尼在一起，他会抱着他大哭一场的。

卓别林百无聊赖地继续往前走，来到一家小店门口，小店里挂着一张早已辨不清颜色的窗帘，门框上钉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擅看手相，纸牌算命，卦金十先令。”他走过去，屋子里光线阴暗，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瘦女人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指着进屋的卓别林，望也不望他一眼，说，“请坐，”然后接着说，“您把这些牌洗一洗，对着我签三次，再把你的手摊在桌上。”

卓别林按她的话做了。瘦女人把牌翻过来，在桌上铺开，很认真地看了很久，然后又看他的手，说：“恭喜您呀，先生，您干的这一行大吉大利，前途无量，您将来是一位百万富翁，这是一只发财的手呀！”

瘦女人抬起头，第一次望了卓别林一眼，然后又看他的另一只手，又仔细地看他的脸，说：“您要结三次婚，头两次不够美满，但是最后一次很幸福，婚后有五个孩子。请付十先令卦金，您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没有，”卓别林淡淡一笑，说。

目 录

引 子..... (1)

青春期躁动——瘦女人翻牌算命——她预言“你要结三次婚”。

第一章 初恋不甜蜜..... (1)

第一次约会——豆蔻女子——母亲又疯了——小顶楼的小演员——他第一次握住她的纤手——“海蒂，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妈厌恶戏子。”

第二章 美国的世界多精彩..... (21)

到美国演出去——美国的世界太精彩——真想去养猪发财——瞧，多滑稽的小丑角——单看这身打扮，就让别人笑得打哆嗦——“她只能当我的女友，没有资格当我的

导演。”——27岁，年薪已经一百万美元。

第三章 妙龄女郎并非个个可取…………… (44)

夏威夷的海滩浴场——神秘的女郎——爱伦，迷人岛上的迷人姑娘——欢娱是要付出代价的——从四方佳丽中挑选女主角——狂吻使酒会掀起了高潮——“习惯性醋劲晕倒”——好戏也该收场。

第四章 寿命两岁的婚姻…………… (69)

明星义卖公债的魅力——《夏尔洛从军梦》——30岁的孤身人——洛顿城最美丽的姑娘——“我要得到卓别林！”——有孕的虚惊——《寻子遇仙记》——“离婚吧，你可以控诉我精神虐待罪。”——这次婚姻的寿命只有两岁。

第五章 挣不断的黑丝线…………… (98)

初恋情难忘——回欧洲去——海蒂死了——卓别林又被婚姻的黑丝线紧紧缚住了——赫斯特和他的情妇玛丽恩——帕森斯和他的《闲话专栏》——名利双收的《淘金记》——把妻子赶出门去——又是婚姻风波。

第六章 鲧公屋里是非多…………… (128)

“我还要拍无声片。”——“我已无意组织

一个新家庭了。”——“查利，你不想在报上发表一篇关于我俩婚事的声明吗？”——“佩吉，只要我怀疑你那漂亮的脑袋里再闪过那念头，我就把你从窗子扔出去。”——《城市之光》。

第七章 第三次婚礼在广州举行……………（161）

环球旅行——迷人的巴厘岛风情——日本首相被暗杀——卓别林上了日本黑龙会的黑名单——共同的寂寞把卓别林和宝莲·高黛联在一起——《摩登时代》——第三次婚礼在广州举行。

第八章 “查利，你是共产党吗？”……………（184）

婚姻再度出现危机——敢于嘲讽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元首的人——《大独裁者》——“查利，你是共产党吗？”——呼吁开辟第二战场——第三次离婚。

第九章 被告席上的新郎……………（204）

又被美貌绝伦的女郎迷住了——不可思议的琼·芭莉小姐——乌娜，圣母玛丽亚的化身——乌娜的父亲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持枪上门威胁的女郎——琼·芭莉案件——被告和新郎——好莱坞失去了一个女明星，卓别林娶到一位好妻子。

第十章 不屈的斗士…………… (232)

《凡尔杜先生》——杜鲁门政府的反共运动——联邦法院将传讯卓别林——愤然离开美国——热情的英国老乡——《舞台生涯》——定居瑞士——荣获国际和平奖。

尾 声…………… (255)

他成了爵士——乌娜和他们的八个孩子随侍在侧——与世长辞。

第一章

初恋不甜蜜

第一次约会——豆蔻女子——母亲又疯了——小顶楼的小演员——他第一次握住她的纤手——“海蒂，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妈厌恶戏子。”

查尔斯·卓别林站在肯宁顿公园大门口，焦急地望着远处的有轨电车站。他和海蒂约好四点钟在这里会面。他来得太早了，现在离四点还差三十多分钟。

天气热极了，夏日的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卓别林穿着一套黑色衣服，腰身挺时髦地裁得稍紧点儿，扎了一条红领带，戴一顶黑礼帽，拿一根黑檀木手杖，很紧张地等候在那里，已经是一身的汗了。

记得三、四岁那时候，几乎每个星期日他都和哥哥雪尼由母亲带着到肯宁顿公园来玩。肯宁顿公园和海德公园互相连接，只隔着一座桥和一条走道，桥下有一个人工湖相通。这

个人工湖可以划船，也可以游泳，再加上繁花似锦，五彩缤纷，所以儿童喜欢到这里游览。年轻的母亲，推着一辆婴儿车，悠然地推着或者停着，那景象真是够诗意的。

那时候，他们的家境相当宽裕，住在威斯敏斯特桥路，一家人住了三间设备优雅的屋子。威斯敏斯特桥路住的都是医生、富商和歌舞剧院的名角，人们都显得欢欣而和蔼。街上都是一些布置得五光十色的店铺、酒馆和音乐厅。河对面是那座雄伟庄严的议会大厦，令人望而生畏。

他们的母亲是位喜剧演员，那时年纪还不到三十，长得娇小玲珑，白皙的面孔，青紫色的眼睛，淡棕色的长发一直垂到腰底下，显得娇艳可爱，有一种迷人的风韵。母亲每天晚上去剧院之前，总让卓别林和雪尼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爱怜地给他俩把被窝掖好，然后嘱咐女仆好好照看他们。

母亲夜里从剧院回到家，照例要给他们带一些蛋糕、糖果之类好吃的东西，让他兄弟俩第二天早上吃，并且讲好了，要他们早晨别吵闹，因为她往往睡得很迟。

一到星期天，母亲常常很得意地把他们弟兄俩打扮得整整齐齐，然后到肯宁顿公园去，一路上出足了风头。

后来，母亲因嗓子嘶哑离开了舞台，再后来，他们母子三人都住进了兰贝斯收容所，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光顾这个肯宁顿公园了。

离四点差十分，卓别林回到公园门口，在树荫下的一张条凳上坐下来，留心看走下车来的乘客。

海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姑娘呢，他还不曾见过她卸了装是个什么样儿。他想象中的她的形象模糊了，无论怎样回忆，怎么也想不起她的面貌来。

他只见过她几面，而且都是在舞台上。

那是星期四晚上，他们卡诺剧团在斯特里塞姆帝国戏院里演出。那时候，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两三个游艺场里表演，总是乘坐剧团的马车，从这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而且在同一个戏院，总有两三个剧团轮流演出。

这天晚上，一个叫做“伯克·库茨美国姑娘”的歌舞团，排在他们前面演出。卓别林根本没去注意歌舞团里的那些姑娘。他坐在舞台左侧靠墙的一张椅子上，神情忧郁地摆弄着手上的一个空啤酒瓶，那是他上场演出时的一个道具。

一个节目演完了，几个姑娘嘻嘻哈哈地从卓别林面前跑下场，最后面的一位姑娘经过他的面前时，一张手帕掉在地板上，但她没有发觉。卓别林本想不予理睬，但他又觉得这样不好，就对着那位姑娘的后背叫了一声：“小姐，您的东西掉了！”

那位姑娘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突然，卓别林被她那闪烁着顽皮光芒的棕色大眼睛吸引住了。这姑娘长得像一只小羚羊，身材苗条，一张端正的鸭蛋脸，一个媚人的丰满的嘴，一口洁白细如米粒的牙齿。这时候卓别林的第一个感觉是好像触了电一样，全身心一阵猛烈的震颤。

卓别林放下手中的啤酒瓶，从座位上站起来，上前拣起地上的手帕，走到姑娘面前，把手帕递给她，“这是您的手帕。”

“谢谢！”姑娘对他微微一笑，然后转身向化妆室走去。

卓别林情不自禁地跟着姑娘走进化妆室，结结巴巴地说：“小……小姐，我……我……能为……为……您效……

效劳吗？”

看着卓别林那种窘态，姑娘又笑了，指着桌子上的一面镜子说：“请帮我拿好那面镜子，我要整理一下头发。”

卓别林受宠若惊地拿起桌上的小镜子，有机会仔细地看她，姑娘长得多迷人啊。

第二天晚上，卓别林问是否可以约她在星期日会面。姑娘大笑起来，“没抹上这个红鼻子的时候，您是个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当时卓别林穿着一身皱巴巴的燕尾服，打着一条脏兮兮的领带，在《不吭声的鸟》里扮演一个嗜酒如命的丑角。

卓别林也轻松地笑了，“幸亏我的鼻子没有这样红，也不像现在扮的这样老，”他说，“不信明天晚上我带张照片来。”

第二天晚上，卓别林送给她一张自以为拍得比本人更漂亮的照片。

“哦，没想到您挺年轻嘛，”她咯咯地笑着说，“我以为您要老得多哩。”

“您以为我多大年纪了。”

“至少三四十了吧。”

“我还没满十九哩！”卓别林笑着说。

卓别林这才知道姑娘名叫海蒂·凯利。

他们约好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在肯宁顿公园门口会面。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排演，所以平时不可能约会。

离四点还差五分，卓别林更紧张了，而且有点害怕起来。也许，她的面貌是伪装的吧！或者只是他的幻想吧！是

不是自己被她演戏时的化妆欺骗了，或者，会不会被自己的想象蒙蔽了呢？

又一辆车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位姑娘，朝卓别林这面走过来。姑娘那副长相使他大失所望：身材还算苗条，但胸脯平坦，额头突出，至少二十七八岁了。一想到自己三天来为了她而神魂颠倒茶饭无味，夜不能寐，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位姑娘，就感到失望，感到委屈。今天还要一个下午陪着她，而且还得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实在是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但是，这是自己约她来的呀！卓别林只好站起来，抬了抬他的帽子，挤出一点笑容，表示欢迎。可是，那姑娘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嘴里抛出一句：“神经病！”头也不回地走进肯宁顿公园。

谢天谢地，她不是海蒂。

又一辆车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七八位乘客，最后面跳下来的是一位年轻姑娘。她一直向前走过来，在卓别林面前停下了。她看上去那么高，粉红色丝绸和锦缎做成的长裙像彩云蒸腾缭绕住她纤细的腰肢，使她凭添出几分人间仙子的绰约来。紧身的上衣巧妙地勾画出了豆蔻女子刚刚隆起的小胸脯，让人见了都会情不自禁地生出缕缕爱怜，甚至她那普普通通的黑发和棕色的大眼睛也放出异彩。她没有化妆，却比在舞台上看到的更美了。

“我来啦。”海蒂说。

卓别林激动得话都说不上来。他想不出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好。

“咱们进公园去吧，”卓别林慌乱得手足无措，说，接着他又问海蒂，“你喜欢上哪儿？”

海蒂耸了耸肩，说：“随便上哪儿。”

卓别林这时候才想起来，应该请她到西区去吃饭。当时西区是有身份的人出入的地方。

“那么，咱们就上西区吃饭去吧。”

卓别林拦下一辆街车。在车上，卓别林试图说一些有趣的话，想给海蒂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怎么也说不上口，他在舞台上的那份灵劲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老是重复说，“我知道这件事会给我带来烦恼的——你太美啦！”她不知道，这是他和女孩子的第一次约会，而且是这样一位优雅美丽的姑娘。

为了这次约会，卓别林从银行里取出了三英镑，他再三请海蒂到一家名叫蒙德利的很有名的酒馆吃饭，海蒂起先怎么也不肯，她说宁愿和他一起去吃一客夹心面包。后来好说歹说，他们终于在蒙德利这家豪华的酒馆里占了一个座儿。虽然卓别林并不想吃，但是他认为应该叫一席丰盛的菜，让海蒂把他看成是一位大方成熟的人物。

吃饭的时候，他们都很严肃。卓别林像是在受罪，他常常拿不准应该用哪一件餐具。为了使自己显得态度潇洒，他边吃边吹牛。但是，他看得出来，海蒂对他在饭桌上的表现无动于衷。直到离开蒙德利酒馆时才都很高兴，因为这一来他们可以轻松了。

离开了蒙德利，海蒂一定要回家。卓别林想雇一辆车，但是她宁愿走路。她家住在坎伯韦尔路，离蒙德利有好一段路程。卓别林心里暗暗高兴，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多陪她一会儿了。

这时候卓别林的情绪才开始冷静下来，海蒂也好像不那么拘束了。他们沿着泰晤士河滨走去，一路上海蒂谈到他们剧

团，谈到她的女朋友，谈到她的一些有趣的经历。但是卓别林几乎没听进她说了些什么。他只感觉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夜晚，心里是那样喜悦，那样激动，好像在天堂中散步，他希望这段路越走越长。

卓别林和海蒂分手后，又独自向河滨那边走回去。他已经被海蒂着了迷，他真想大喊大叫，大唱大跳一番，让人们知道他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把衣袋里所有剩下的钱都散给那些睡在泰晤士河滨的流浪汉。

他们约好，下个星期日去郊游。

卓别林兴致勃勃地推开起坐室的门，坐在扶手椅上的雪尼不满地问道：“你一整天跑到哪里去了，这么夜才回来？母亲又发病了，你知道吗？”

卓别林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一下子瘫坐在门边的一张椅子上。

卓别林终于从梦幻般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母亲又发病了，这是他无法承受的现实。自从他们搬到这个新居后，无日不在盼望母亲尽快痊愈出院与他们团聚，他们要让母亲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是现在母亲又发病了，而且是在他第一次与女友出去享乐的今天。

他感到内疚，感到对不起受尽苦难的母亲。母亲为了他们弟兄俩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他们的母亲哈娜·卓别林出生在一个半爱尔兰半西班牙血统的一个小康家庭。她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家庭，在有名的吉尔伯特—萨利文歌剧团里当舞蹈演员，跑遍了整个大英帝国。他们的父亲老查尔斯·卓别林是个“领衔歌手”，曾在